人物春秋

彭德怀住在我们村

白宝山

一九四七年秋天，胡宗南进攻陕北，在解放清涧的战斗中，彭德怀住在我们寺则河村。

当时只见一位近五十岁的中年人，光着头，穿一套灰土布单衣，住在我大爹的窑里。他周围的人，穿著和他完全一样，不过大部分挎着短枪。但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

村里还驻一支部队，是奉命解放九里山的。秋雨多，路滑难行，部队一仗打下来，战士们一个个象泥人一样。乡亲们看见子弟兵流血牺牲，村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心疼不过，各家各户一串连，主动将鸡和鸡蛋拿出慰问，但部队坚决不收，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按价收买。有一次，换防下来的战士改善伙食，我伯叔大哥的两头猪正好养肥，部队司务长想买，村行政主任白宝珍作了主："杀了猪，肉钱由村里负担"。司务长却说："那可不行，这违犯了纪律，要是首长知道了也不愿意。"白宝珍硬是要找首长讲理，司务长硬是不让找，并说："你找首长我可要挨批评。"争来争去，司务长硬是放下六十万元（60元）才算了结。秋季，家家户户的菜园里茄子、辣椒什么都有，战士们摘几个吃，本是很小的事，但非钱不要，乡亲们十分感动。

部队打仗，随时可能掉脑袋，但换防回村休整的战士们，抽空儿就给左邻右舍的家户喂喂猪，扫扫地，整理整理柴禾垛，好象就是这个家里的人一样，很亲热。

清楚地记得，打一仗，俘虏兵总是不少。一位解放军的王营长给这些穿黄衣服的谈话，叙家常，态度十分和气，没有一点架子，对方感受很深。话一谈完，便和穿灰衣服的战士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好象根本就没有打过仗一样。

这支部队在村里驻了不到十天，九里山解放了，要撤走。临别时，那位中年人找到白宝珍说："在这里驻了这么些天，给老乡们添麻烦了，部队有没有违犯纪律，请提一提意见。"白宝珍说："战士们为老百姓流血，还有什么话说。如果说意见，就是我们对部队生活照顾得太差。"这位中年人提前走了。大部队出发那天，留在最后负责检查部队纪律的一位首长对白宝珍说："你要问的那位中年人就是彭德怀啊！他在指挥陕北战场呢。"自此，消息传开，大家才知道住在大爹窑里的中年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彭德怀。

四十多年过去了，村里老年人一提起这件事，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白羽　整理）

多难的马路

金智

人们常常把社会主义比做"金光大道"。有些大道用来象征社会主义，也许是贴切的，有些大道，比如笔者上下班走的那条公路，如果拿来做比喻，怕是要给社会主义抹黑。

这条路实在是多灾多难。

第一难，是不断开膛破肚。一会儿上水，一会儿下水，一会儿又是电缆，就这样挖了填，填了挖。每次手术之后，缝合速度又奇慢，令人恨不得能给它装一条拉链。

第二难，是井盖的不断丢失。骑车时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即使如此，还是有跌伤了筋骨的。

第三难，是路灯不明，常常是一拉溜几盏、十几盏全都不亮。于是一片漆黑。去年，我们厂子里一位下夜班的职工，竟然骑着自行车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上。

以上诸难，看似小事，影响却不小。待要解决，却又并非易事，因为它涉及规划、治安及管理等诸多方面。但有一件真正的小事，如果稍为路人想想，本不会出现，不料竟也成了一难。这就是路面的修补。

修补路面本是好事。但将沥青、石子刨起之后，却会隔上一、两个月才来补。于是路面上就出现了一块块结了痂的烂疮。车辆颠簸，路人叫苦。待到补时，早就又压实了。我想修路者总不至于下午上厕所，早晨就解开裤带。为什么一到工作上，就如此荒唐呢？

笔走龙蛇

据说有些发达国家，行人在马路上跌一跤，爬起一看，路上有颗石子，就可以到法院告政府，并能得到赔偿。因为未曾亲见，且有宣传"西方月亮比我们圆"之嫌，不便拿来比较。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部门，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创造的利税，托付给自己的公仆管理和使用，这样的小事，照理是应该得到解决的。

学雷锋的热潮中，很有些人呼吁不要成为一阵风，并且指出学雷锋要立足本职。这些意见确实很有见地。我非常希望有关的单位，只要认认真真地把诸如此类的小事办好，那学雷锋就是真正到实处了。

神州

神游"小三峡"

李宏天

又一个黎明降临，"江渝"号发出震耳长鸣，宁河"小三峡"到了。

这个"小三峡"象一个绿宝石，而长江恰似一串珍珠项链，两者只有连在一起，才能相映生辉，"三峡"才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当我们还在峡外跋涉，我们惊诧的眼睛已极目"小三峡"，心思早在其中。仅"白龙过江"一处奇观就引人入胜。所谓"白龙过江"，就是绝壁顶上的雨水迅猛地流下，它撞到河边的礁石，又被溅起飞过河面，远看就象白色的巨龙在河面上猛舞。当我们徜徉在不见天日的小三峡中，面对那上下二行，连结着川、鄂、陕的几千个古栈道孔，我觉得它便值得我终生去著书立说。河水两岸，怪石林立，石纹的结构与石头的造型万千变化，难怪一位画家说："不到黄山不知什么是中国画；不到三峡不知道什么叫皴法！"

你瞧：河水边野鸭不时起飞；常见鸳鸯结对嬉戏；猿猴经常出没；岩燕群集乱飞；更别提"龙进"、"龙出"、"乌龟爬山"或小神女峰有多形象和生动了！穿过奇险的峡谷，便见处处桃花飞红，又有几处房舍人家，实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意境，当到达峡郡桃源——巫婆古城的时候，我面对黑山、蓝天、白墙、灰瓦，那结构那层次，那曲那直，我竟喊哑了喉咙……漫行其中，你会陶醉在这迷人的轻音乐中。然当你听说很多人见到野人活动，很多地方的悬棺无人问津……我敢说又将会有一支雄浑的命运交响乐在为你狂奏！你看，现在这山这峰具有几多层神奇的色彩？我确信，当你在深深的山谷江水中穿行，耳闻沉重的船夫的号子，目睹绝壁上的古栈道，以及那云间出没的劲松，还有大山里繁衍不息的精灵，你一定会被这自然造化所惊慑和叹服！

面对这神山圣水，朋友，难道您心的湖泊不漾起一层层艺术的冲动？难道您不希冀着内心的情感和活生生的艺术——天然的、神奇的、诗意的、婉致的、浩瀚的——融化在一起，反而感到人世间最高雅、最隽永的享受？

菜子坪的"食街"

吴文育

和它的名字一样，村子就座落在这个坡前。坡很陡，可以说是山峰绵延而形成的。

熟悉的人知道，到这里来，将要在余下挤上一趟林业局班车，翻过巍巍秦岭大梁，也弄不清转了多少个弯，最后停下车来，见马路两侧的木板房，就知道"半坡村"到了。

这里叫菜子坪，"半坡村"只占一角，只因这些房子大都在坡前，去过的人一叫，就有了新名字。

村里大大小小十几户人家，在这条林区公路两侧各自搭了木屋，便有了一个生活小区，且各有特色：靠山坡的人家多有竹篱笆墙，靠坡下人家有自来水；靠公路两侧者多经营商店饭馆，靠山脚人家多做裁缝。从东到西，户户做有生意。

公路象条街道。清早或者傍晚，木材车时有通过，有时车水马龙；刹车声，引擎声，喇叭声，戏闹声喧嚣不已。车子停稳，有人走下车来，临街窗有的洞开，狭小的窗口恰好伸出个大脑袋瓜子，面带微笑，招览客人，语言简单而明朗："吃甚？""要甚？""里面坐"！倘若稍微留神，便觉窗子都小，窗格反大。且都贴了塑料纸，或油毡报纸。门窄又低，门槛却高。胖肥高大者多，人撞头碰脑者少。吃客多而被门槛绊倒者也少。街两旁六七家饭馆，经营大致相同，或饺子扯面煮馍，或南北大菜烟酒，且带住宿，从东到西互相效仿，或煮馍里加添粉丝，或饺子酸汤新加黄花木耳。闲暇出来，东家学学，西家看看，相互交流，和盘托出。从未有人"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了。

一切都矛盾地统一着。错落而有秩，杂乱而有章。挤进门来，人多声杂，热气弥漫。门上钉有拉簧或橡皮筋，"叭"地把门关上，使人屋同一般温暖。屋内，有的脱去外衣，有的喊要啤酒，有的要喝白干；有的等不及左顾右盼。更有的前去灶头，大大方抓几块精肉或酱肚，边吃边嚷："尝一尝！"主家也不计较，只忙得两只手想顶四只用。又听见有人喊凉拌西红柿不甜，急忙过去用饭勺挖两下白糖扣在碟子里。如若遇了熟客，更是热情万分！玩笑道："吃美——让您吃得屁股上流油！"你坐下一看，却是凳子少而吃客多，饭桌小而碗碟特大。

各家清早开始营业，直到晚上，有时通宵达旦。甚至夜半更深，仍有往来车辆停下，叫醒店家，好驱几见分寒气。去年林业局修了水电站，使得山夜灯火通明，赶走三分夜色，迎来七分欢慰。有个大老姚开馆卖饭最早，且时间最长。都说他心轻不亏人，还仗义。对有的没有找到活路的民工，只收成本，还让白住，而对暴发户偏要加码。去年上了报，又扬了名，说他烧菜煮饭无不色香味俱全。近来从他门口经过，见生意兴旺，进去等了又等，端来一碗胡芦头煮馍，一尝，果然香味可口，且份量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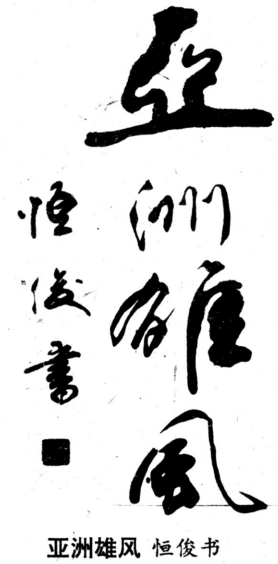
渴杜甫墓

周绍祥

我的家乡湖南省耒阳，只是京广线上一个不甚有名的小城市，但是杜甫等著名历史人物发生在耒阳的奇闻轶事，却晓喻海内。公元756年，为避安史之乱，45岁的杜甫就携家流亡，经陕甘川鄂，由湘江漂泊到湖南的岳州、潭州（长沙）、衡州后，于770年夏抵达耒阳。时值江水猛涨，将其困于江中的小陆洲上，断绝食物十数日之久。耒阳县聂姓县令闻讯，即具舟楫载牛肉白酒救援。杜甫对聂县令这种"书致酒肉，疗饥荒江"的盛情，非常感动，欣喜之下，喝酒吃肉过量，一夕而卒。从此，在耒阳县城北二里处修建了杜甫墓。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政要商贾，凡到过耒阳的都要去杜甫墓凭吊一番。韩愈就曾去过杜甫墓，留下了"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的诗句。到清代，凭吊加上敬仰，又修有杜陵书院。五十年代我在耒阳县上中学时，母校就设在杜陵书院内，杜甫墓周围的四合院平房，就是我们的宿舍。我在杜甫墓边习读嬉戏，深为自己家乡有这一古迹而自豪。

近期回乡探亲，我再次专程参谒了杜甫墓，追回了我青少年时期的美好回忆。我在表妹夫陪同下，骑自行车沿耒水缓缓而行。约二十分钟进入书有"杜陵书院"的门楼后，杜甫墓就映入眼帘。现在的杜甫墓其外观和规模，和三十多年前差不多。但墓周围的四合院房已拆去，北边盖了一座学生宿舍楼，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阵阵在杜甫墓际萦回。杜甫墓堆约10米见方，高约2米，坐北朝南，前面是一片平地。靠东耒水北去，奔流不息，似在驱散杜甫的寂寥。墓前石碑，系民国重修杜甫墓时所立，碑上刻有杜甫死因及对杜甫的评价等内容。其中有："公夙以稷契自许，欲得教养斯民，每托志篇章，而拳拳忠爱之诚于安史祸唐时尤著"。读了碑文，杜甫的忧国爱民之心令人肃然起敬。一代诗圣虽去，而他那炙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却代代相传，与世长存。

河南巩县南土窑湾笔架山下的这座窑洞便是名赫一时的唐工部杜甫故里。相传杜甫便诞生在这里。今天，人们从这座简陋破旧的土窑里可以想见杜甫幼年时的贫困家境及生活情况，或许正因如此，他的诗篇才与时代与人民贴得那样紧密，成为一代诗圣。（叶广芩）



亚洲雄风　恒俊书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刊头设计　刘靖宇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办公室、广告部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25728转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